

# 朱錫甘（水林師） —澎湖宮廟裝飾藝術的大師\*

王文良 老師\*\*

##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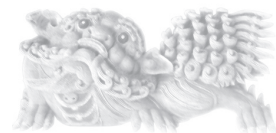
談起澎湖宮廟之多，信眾積極參與修建和活動的熱絡景況，以及過程與場面的盛大，無不讓人印象深刻，也形塑出澎湖特有的在地文化，帶出宮廟裝飾藝術在澎湖的豐富面貌。其中，首列國家一級古蹟的「開臺澎湖天后宮」，允為代表與風潮帶動者。



天后宮的藝術成就與影響，是十分深遠的，而且不僅是澎湖一地一隅而已。其鑿花木雕和彩繪作品，至今仍然炫目，筆者往昔曾對參與鑿花木雕的黃良師傅，及其在澎湖傳承師系的調查和發展有所著墨外，對另一參與鑿花的水林師、參與彩繪的朱錫甘師的動向和作品，則一直關注和爬梳，無奈諸多訊息和疑點，囿於年代久遠和識者有限，因此，難有突破，只能藉著參與天后宮志，撰寫其中〈天后宮的裝飾藝術〉時，以朱錫甘為天后宮所完成的描金畫做結，陳述該批作品的重要性，「不論是做為他個人在彩繪世界，或天后宮在宮廟彩繪中的代表性而言，都極具分量！」（王文良，2006，P.228）雖是致意，但不得不根據有限的文獻資料指出，「朱錫甘師為澎湖留下了相當多佳作，可惜只知他來自廣東梅縣大埔地區，其他都付諸闕如。」（同上P.244）

\* 本文的完成，得感謝過去提供意見和指導的木雕鑿花師蔡擇師、蔡嘉生師，黃文華師的夫人黃林銀杏女士，以及薪傳獎得主台南的李漢卿老師，雖然如今他們都已仙逝。另外，接受訪談，提供協助的福建東山、台灣和澎湖在地長輩朋友們，黃友謙、陳宗銘、陳得水、陳建南、陳保壯、陳顏貞、許慶石、陳江祥、方智雄、洪玉雪、陳怡珍、朱巧如、蔡宗英諸先生女士，謝謝你們。

\*\* 完成此文，諸多感懷，願年中身登極樂的母親能分享心情一二。



在探討天后宮的鑿花木雕時，訪得有來自東山島的師兄弟陳水琳（林）、朱欽及黃文華三人，「他們都兼做鑿花與彩繪，其中，以水琳（林）師的功夫最好，他擔任『頭手』，負責打粗坯雕鑿工作，黃、朱二人則以『飾相』的修飾為主。天后宮完工後，水琳（林）師就返回東山島」（同上P.235），自此沒了消息，遍尋典籍與訪談，始終不得進一步的動向！

民國96年（2007）底，本縣湖西鄉沙港村村廟廣聖殿準備擴建，將舊廟拆除，其中鑿花木雕舊作公開拍賣，由該村旅外的鄉親陳宗銘先生，於97年（2008）1月26日標得，原只是想留幾件童年廟口記憶的陳先生，對這批作品有了進一步的接觸和瞭解後，不但發願並接著著手為該批作品營造完成了一個雅緻可親的展示空間，後來更於98年（2009）7月中旬展開深入的福建探訪尋根之旅，想為這批精彩木雕作品的作者「水林師」，找得相關作品和事蹟，以為比對和印證，同時為這個藝業高超的師傅做深入介紹。不過，水林師的事蹟雖得一些，鑿花作品卻無所獲，知道姓「朱」，得年46歲，攝得墓碑照片，確認民國29年（1940）辭世，碑上卻沒水林師的名字。

同年8月1日，與宗銘兄夫婦透過電腦一起觀看此墓碑照片，言談間，在斑剝的花崗岩上，隱約見到「錫甘」二字，興奮之情雀躍不已，不但馬上告知朱錫甘師曾參與澎湖天后宮的施作，更把他的重要性和天后宮的代表作描金畫詳加介紹，不過，理性告訴筆者：「朱錫甘來自廣東，是潮汕名師」，早為學界普遍的認知，而擅鑿花木雕的水林師是福建東山人，姓陳，這是相關篇章提及，由田調中的答案亦然，如何釐清，並確認，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能為澎湖宮廟裝飾藝術的大師級代表人物朱錫甘師傅，釐清身世與生平事，為澎湖豐富的宮廟文化再補一筆，為朱師後人串連空白的篇章，為時代變動中的東山澎湖情誼續緣，是個人撰寫此文責無旁貸的任務。今年（民99，2010）初的一趟東山行，親近和走著朱錫甘師傅昔日的足跡，探訪朱師在家鄉的事蹟，得到了大陸東山、台灣及澎湖的許多朋友協助，也藉此致謝，同時，對陳宗銘先生積極搜尋，提供關鍵的墓碑照片，並為水林師保存作品，樹立起澎湖宮廟裝飾藝

術延續的典範，獻上敬意。

## 二、早期文獻中澎湖天后宮的描金畫與朱錫甘、水林師

關於朱錫甘、水林師等人名，及相關的施作：鑿花木雕、彩繪和描金畫等，文獻中多有論述或提起；或深入探討，或幾句關鍵的話帶過。不過，人名彼此的關連性，以及朱錫甘的出身地等，卻有模糊又多樣的說法。

### （一）文獻的開始及主要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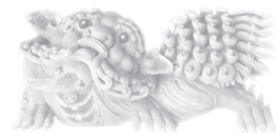
民國68年（1979）開臺澎湖天后宮被指定為國家一級古蹟後，其歷史的探討和裝飾藝術的成就，得到廣泛的注意，政府相關部門委託案也才開啟了研究，並注意到當年參與的師傅群。

#### 1. 首見朱錫甘、水林師二名，並分屬二人，同為東山島人

文獻中，最早提及「朱錫甘」、「水林」兩個名字，是在民國72年（1983），行政院文建會補助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畫室所出版的《澎湖天后宮保存計畫》，是書乃根據該室民國68年（1979），接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託為期一年，研究保存之道的成果為主體所出版。書中指出「刺花」（應是鑿花木雕）有一班是東山島來的三位師兄弟，「朱欽、陳（？）水林、黃文華，以老二的功夫最好」，他們三人「也負責油漆，遍在天后宮各處的題名『朱錫甘』應就是朱欽的別名，弟『一琴』應就是水林司」（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畫室，1983，P.54）時隔30年看來，其中關於名字的認定是有些問題的。

#### 2. 肯定天后宮彩繪和描金畫，並出現「朱澍傳」之名

民國72至74年（1983~1985）天后宮的修復工作，並未對彩繪作品有進一步的修補或添加動作，倒是事後發現屋頂全面翻修時，「因未能及時有效的對現存彩繪加以保護，經事後勘察，發現彩繪剝落又較以往嚴重」，（王鴻楷，1985，



P.1) 乃建議並經文建會撥款補助專業拍攝和紀錄，同時於民國74年（1985）出版《澎湖天后宮之彩繪》專書，書中指出「天后宮的彩繪具有多樣風貌，不同種類的架棟構件或不同的施繪部位，各有其特殊的作法」（同上），又將之區分為通樑、堵頭、雕刻花材（柴）、束與斗拱、屏門與隔扇，以及描金畫等六個類別，分別敘述它們的彩繪作法和特色。文中談及正殿左右邊龕育麟宮和節孝祠時，敘明有水墨靜物及墨竹作品，「署名則是朱錫甘和朱澍傳」。（同上P.3）在論及「描金彩繪」項下，則指出「描金畫在澎湖天后宮被普遍地使用，同時也形成了天后宮最重要的藝術成就之一」，（同上P.4）並介紹七件描金作品，進而稱許「以金箔之濃淡輕重表現出山水岩石的各種皴法、技法之純熟亦是台灣少見」。（同上，P.4）這是進一步對天后宮描金畫的肯定之始，也在此首次出現「朱澍傳」的名字。

### 3. 朱錫甘來自廣東潮州大埔

李乾朗教授於民國75年（1986）出版的《台灣的寺廟》一書，談起澎湖寺廟修建情形，指出藍木、藍合兄弟受邀主持天后宮重修，「配合的匠師還有盧司、水林司及來自汕頭的龍司」，（李乾朗，1986，P.104）「彩畫匠有朱錫甘、潘科等人，朱氏的傳世名作是天后宮神龕左右扇的黑底描金畫，至今尚保存完好，彌足珍貴」，（同上）之後論及台灣南北彩繪師傅名家輩出時，特別指出「有的出身畫家，至少工於書法」，接著說「大陸名匠則有廣東潮州大埔來的蘇濱庭及朱錫甘，後者繪馬公天后宮」，（同上P.105），顯然在此時，水林師已經從東山島來的三個師兄弟被獨立出來，朱錫甘也被確認為來自廣東潮州大埔。

### 4. 朱澍傳、朱錫甘兄弟主繪正殿的連結

同書後續介紹澎湖天后宮時，李乾朗直接表示彩繪水準頗高，正殿的「神龕兩側有朱錫甘所作描金彩畫，工精質優，值得永久保存」，並研判天后宮的彩繪為前後對場，「臺南陳玉峰主繪三川，大埔朱錫甘兄弟主繪正殿，三川以青綠為基調，正殿以黑色基調，各有千秋，論精細則以大殿垛頭見長」（同上P.155），在註中則進一步表示「天后宮彩畫很值得研究」，「正殿以大埔系統

朱錫甘及朱澍傳為主。」（同上P.170），此為文獻上繼續肯定朱錫甘的彩繪成就外，也二度出現朱澍傳，並有「朱錫甘兄弟」乃朱錫甘及朱澍傳的連結。



#### 5. 比較後，對澎湖天后宮描金畫的高度肯定

民國79年（1990），林會承教授的《台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一書在論述色彩與彩繪時，曾對描金畫的製作程序做了介紹，並說「目的是使室內顯得『金碧輝煌』」（林會承，1990，P.127），後續篇章則列舉了幾個台灣尚保有描金畫的宮廟祠堂，他特別指出「其中以澎湖天后宮之作品的藝術水準最高」（同上P.131），這是將澎湖天后宮描金畫與台灣同類作品並列比較後，直接抽離而出的高度肯定。

#### 6. 朱錫甘在澎湖天后宮的分工角色

繼而，李乾朗主持以台南民間彩繪畫師陳玉峰及其傳人的彩繪作品為對象，所出版的《台灣傳統建築彩繪之調查研究》，書中指出陳玉峰和「潮汕籍的彩繪匠師朱錫甘等人」於「民國十四年時」，就「攜手共彩澎湖天后宮」，（李乾朗，1993，P.66）「陳玉峰工作範圍以三川殿為主」（同上），而「朱錫甘則負責正殿和後殿閣樓全部油漆彩繪工程」，（同上P.70）並從澎湖天后宮現存的彩繪作品來觀察比較，進一步推測「陳玉峰遺留作品不比朱錫甘多，因此有可能陳玉峰是以副手上場。」（同上）換言之，朱錫甘顯然才是當年彩繪的主力，為朱錫甘在分工角色上做了釐清。

#### 7. 對描金畫的異見

李奕興先生則在民國84年（1995）出版的《台灣傳統彩繪》書中提及「台灣目前在傳統建築學術界，極度推崇的所謂『描金畫』黑底金漆圖畫，澎湖天后宮有實例」，他似乎不以為然的指出「幾乎已到過度神話式的吹捧，猶以台灣獨具的特產之一，事實這就是漆工藝裡的『泥金』技法一種」，（李奕興，1995，P.63），這可能是學界對描金畫的看法提出異見的首例，雖然詳細的研究論述仍



有待進一步的推敲，不過，獨以澎湖天后宮為例，也可見作者對該批作品之重視而據以為代表。

（二）朱錫甘、水林師等的文獻資料彙整

此後，陸續的研究或著作中，仍多有提及朱錫甘等師傅的訊息，關於其生平及何方人士，則有不同的說法，朱錫甘與共同參與的師傅群也有不同的解讀，同時，前後出現許多不同的名字，但大概不出上面所述範圍。

至於其中正確與否？一些推論的人名是否真有其人？大家顯然無力解決，只有繼續流傳沿用或相互引用。

茲彙集整理搜羅的相關著作和說法，與提及的相關人物如下表：

澎湖天后宮的彩繪和描金畫及朱錫甘等的相關文獻書籍紀錄報導

| 姓名                            | 籍貫            | 文獻書籍紀錄報導內容（頁數）                                                          | 作者                        | 年代   |
|-------------------------------|---------------|-------------------------------------------------------------------------|---------------------------|------|
| 朱欽<br>陳（？）<br>水林<br>一琴<br>水林司 | 東山島<br>（原銅山島） | 東山島（原銅山島）來的一班是三位師兄弟，順序是朱欽、陳（？）水林、黃文華，以老二的功夫最好，主要由他刺，其他二人幫忙修。（54）        |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br>都市計畫室規劃 | 1983 |
|                               |               | 東山島來的三兄弟也負責油漆，遍在天后宮各處的題名「朱錫甘」應就是朱欽的別名，弟「一琴」應就是水林司。（54）                  |                           |      |
|                               |               | 署有「擬八大山人粉本，朱錫甘，弟一琴寫意」（95）                                               |                           |      |
|                               |               | 天后宮的彩繪不僅是本省現存廟宇彩繪中，最具初建風貌者，更有一些其他廟宇中所罕見的特色。諸如正殿神龕上的「描金畫」等，實具高度藝術價值（24）。 | 王春起等                      | 1985 |
| 朱錫甘<br>朱澍傳                    |               | 正殿內主神龕是以最神妙的描金畫聞名……育麟宮和節孝祠……署名則是朱錫甘和朱澍傳。（3）                             | 王鴻楷                       | 1985 |
|                               |               | 描金畫在澎湖天后宮被普遍地使用，同時也形成了天后宮最重要的藝術成就之一。（4）                                 |                           |      |
|                               |               | 描金畫……以金箔之濃淡輕重表現出山水岩石的各種皴法、技法之純熟亦是台灣少見。（4）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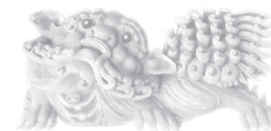


|            |        |                                                                                          |         |              |
|------------|--------|------------------------------------------------------------------------------------------|---------|--------------|
| 朱錫甘<br>朱澍傳 | 大埔     | 神龕兩側有朱錫甘所作描金彩畫，工精質優，值得永久保存。……大埔朱錫甘兄弟主繪正殿……（155）                                          | 李乾朗     | 1986         |
|            | 大埔     | 正殿以大埔系統朱錫甘及朱澍傳為主（170）                                                                    |         |              |
|            |        | 與澎湖匠派搭配的彩畫匠有朱錫甘、潘科等人，朱氏的傳世名作是天后宮神龕左右扇的黑底描金畫，至今尚保存完好，彌足珍惜。（104）                           |         |              |
|            | 廣東潮州大埔 | 大陸名匠則有廣東潮州大埔來的蘇濱庭及朱錫甘，後者繪馬公天后宮（105）                                                      |         |              |
|            |        | 「描金畫」，目的是使室內顯得「金碧輝煌」（127）                                                                | 林會承     | 1990         |
|            |        | 本省「描金畫」於八德三元宮、澎湖天后宮、竹東武功堂、台中張廖家廟等處尚有保存，其中以澎湖天后宮之作品的藝術水準最高。（131）                          |         |              |
| 朱錫甘        | 唐山名匠   | 描金畫……台灣地區以澎湖天后宮的作品藝術水準最高，嵌在主神龕處的描金畫皆出自唐山名匠朱錫甘之手筆，……構圖筆法皆屬上乘之作。（58）                       | 黃明山主編   | 1992         |
|            | 廣東潮州   | 唐山名匠則有廣東潮州的蘇濱庭及繪澎湖天后宮描金畫的朱錫甘等。（58）                                                       |         |              |
| 朱錫甘        | 潮汕籍    | 民國十四年時，陳玉峰就和潮汕籍的彩繪匠師朱錫甘等人攜手共彩澎湖天后宮……朱錫甘則負責正殿和後殿閣樓全部油漆彩繪工程；……陳玉峰……不比朱錫甘多（70）              | 李乾朗研究主持 | 1993         |
| 朱錫甘        |        | 黃金作成建築彩繪的顏料，畫皆是金箔片的再製品……像在台灣澎湖天后宮後殿所見的泥金畫，即用金箔研細兌漆繪製完成。（38）                              | 李奕興     | 1995         |
|            |        | 台灣目前在傳統建築學術界，極度推崇的所謂『描金畫』黑底金漆圖畫，澎湖天后宮有實例，幾乎已到過度神話式的吹捧，猶以台灣獨具的特產之一，事實這就是漆工藝裡的『泥金』技法一種（63） |         |              |
|            | 汕頭籍    | 陳玉峰是廿六歲時，應汕頭籍彩繪司朱錫甘等人邀請共彩澎湖天后宮。（72）                                                      |         |              |
|            | 潮汕匠師   | 同屬台南匠派工作範圍內的澎湖，也有一支潮汕匠師（朱錫甘）活動的紀錄。（72）                                                   |         |              |
|            |        | 台灣現存精美而完整的描金彩畫，……桃園八德三元宮、新竹北埔姜祠、屏東曾祠及澎湖馬公天后宮等古寺廟，年代大都在一九二〇年代。（104）                       | 李乾朗     | 1995         |
| 朱錫甘        | 潮汕匠師   | 陳玉峰…以廿五歲年紀，和潮汕匠師朱錫甘合作澎湖天后宮。（府32）（台217）                                                   | 蕭瓊瑞     | 1996<br>1997 |
|            | 潮汕名師   | ……與專程自大陸來台的潮汕名師朱錫甘合作……朱錫甘負責正殿及後殿閣樓部分，陳玉峰則以三川殿為工作範圍。（府46）（台231）                           |         |              |



|                  |          |                                                                                                                 |     |      |
|------------------|----------|-----------------------------------------------------------------------------------------------------------------|-----|------|
| 朱錫甘<br>號樹任       | 福建<br>汕頭 | 朱錫甘。號樹任，福建汕頭人，是一位「唐山師傅」，擅長廟宇彩繪、水墨畫。民國十二年（1923）馬公天后宮重修，朱氏與臺南陳玉峰等人，負責廟宇彩繪…竹，未曾出土先有節，署朱樹任戲；此畫妙在不經意處，蒼疏媚標，韻出塵斷。（14） | 黃榮輝 | 1997 |
|                  |          | ……大廳內殿還有數件木板上彩繪，仍可看見以人物為題材，及朱錫甘署名。至於山水畫，則是以金箔粉繪製在漆上之描金畫。（14）                                                    |     |      |
| 朱錫甘              |          | 即使是較近年代的潘春源、陳玉峰……朱錫甘……等之寺廟繪畫亦如鳳毛麟角的稀罕與珍貴了。（12）                                                                  | 唐曉蘭 | 1997 |
|                  |          | 畫師需求更多，除了來自閩粵，如朱錫甘、蘇濱庭、張劍光等人外……（29）                                                                             |     |      |
|                  | 廣東潮州大埔   | 澎湖地區，以來自廣東潮州大埔的朱錫甘和蘇濱庭最著名，他們可能是光復後來台的，朱錫甘擅長描金畫，曾在澎湖天后宮作過畫（35）                                                   |     |      |
|                  | 潮州       | 數幅描金彩繪所署名的朱錫甘，據了解亦來自潮州                                                                                          |     |      |
| 朱錫甘              | 粵東客家畫師   | 天后宮為潮州風格之寺廟，……彩畫更是名匠競演，包括粵東客家畫師朱錫甘與來自台南畫師陳玉峰之手筆，在美術史上亦達到很高之水準。（19）                                              | 李乾朗 | 1999 |
| 朱錫甘<br>朱澍<br>朱一琴 | 粵東大埔     | 在這幾朵珍貴的描金畫上，我們發現署名落款為朱錫甘。朱澍與朱一琴，他們是來自粵東大埔一帶著名的彩畫世家。（31）                                                         |     |      |
| 朱錫甘              |          | 正殿神龕之上壽樑朱錫甘所作描金畫，畫朵分三段……兩幅人物畫皆畫工精美之傑作。（33）                                                                      |     |      |
| 朱錫甘              |          | 彩畫師陳玉峰、朱錫甘與潘科，他們都是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的一流匠師。（45）                                                                            |     |      |
| 水林司              | 漳州東山     | 木彫匠師也有聘自漳州東山者，其中一位人稱水林司者最出名。（47）                                                                                |     |      |
| 朱錫甘              |          | 澎湖天后宮的正殿神龕左右垛及橫枋上有數幅署名朱錫甘的描金畫……構圖嚴謹，層次豐富，意境高超。（62）                                                              |     |      |
| 朱錫甘              | 廣東梅縣大埔   | 朱錫甘來自廣東梅縣大埔，……天后宮正中值得細加品味欣賞的，還有壽樑上的「富貴長春圖」……格扇上的四幅……，為朱錫甘所畫，落款喜用摹古或仿古，或可推測原有畫稿。（63）                             |     |      |
| 朱錫甘              |          | 參加天后宮的匠師……彩繪師朱錫甘和陳玉峰（76）                                                                                        |     |      |

|           |      |                                                                                                                                         |     |              |
|-----------|------|-----------------------------------------------------------------------------------------------------------------------------------------|-----|--------------|
| 朱錫甘       | 梅縣大埔 | 一九一七年重修馬公天后宮時，潮州來的木匠藍木、梅縣大埔來的彩繪匠朱錫甘、泉州來的……皆發揮了影響力。（185）                                                                                 | 李乾朗 | 2002         |
|           | 粵東   | 馬公天后宮的正廳壽樑與格扇即出現「播金畫」，落款為粵東朱錫甘，有「號國夫人……」等七幅（189）                                                                                        |     |              |
| 朱錫甘兄弟     | 粵東大埔 | 朱錫甘為粵東大埔縣籍的彩繪藝師，自號「一琴居士」，日治時期澎湖馬公大天后宮重修時，是否自粵東渡台並無文獻可稽，也有可能早已落籍台南府城，目前馬公天后宮內彩繪作品，是他唯一僅存在世的手蹟。朱氏在馬公天后宮的彩繪被今人評價甚高，尤其是正殿的黑漆底泥金畫，更頗受推崇。（40） | 李奕興 | 2002         |
|           | 大埔匠師 | 擴建後的馬公天后宮……該廟彩繪表現也頗受矚目，亦是大埔匠朱錫甘兄弟的精心傑作，像正殿泥金彩繪作品，至今仍被譽為是當代彩繪的典範（40跨頁）                                                                   |     |              |
| 朱錫甘       | 粵東潮州 | 澎湖馬公天后宮在日治大正12年（1923）大改築時由粵東潮州朱氏作正殿神龕及棟架之油漆彩繪。…朱錫甘留下幾垛黑底播金畫，包括「蘭亭修禊」、「赤壁泛舟」等題材，構圖嚴謹，人物姿態舉止頗有古風。（2003：169）（2004：127）                     | 李乾朗 | 2003<br>2004 |
| 朱澍傳       |      | 為朱錫甘之兄，其名見於澎湖馬公天后宮正殿播金畫的落款，似是隨著朱錫甘來澎湖工作，台灣本島尚未發現他的作品。（2003：169）（2004：128）                                                               |     |              |
| 朱錫甘       | 大埔   | 一九二〇年代大埔彩繪匠師蘇濱庭、朱錫甘及邱玉坡等名匠先後來台，留下不少傑作（93）                                                                                               | 李乾朗 | 2004         |
| 朱錫甘<br>朱澍 |      | （附錄十 值得深入研究的題目…）澎湖天后宮所見潮州畫師朱錫甘、朱澍畫風之調查研究（139）                                                                                           |     |              |
| 朱錫甘       | 大埔   | 從作品上的人名款及年代款來蒐集史料是最直接的方法……馬公天后宮的朱錫甘也落款大埔（69）                                                                                            |     |              |
| 朱錫甘       | 廣東潮州 | 廣東潮州彩畫匠師，一九一七年澎湖馬公天后宮重修，被聘來參加工作，大殿樑枋彩繪出自其手，尤其是神龕上的橫楣，包括「出漢關昭君長抱怨」、「號國夫人承主恩」與「富貴長春圖」，署名朱錫甘、採黑底播金畫，人物佈局嚴謹，姿態優美，尤其是「蘭亭修禊」皆為播金畫之傑作。（152）    | 李乾朗 | 2005         |
| 朱澍        | 廣東潮州 | 來自廣東潮汕的彩繪匠師，生卒年不詳，一九一七年受聘至澎湖，參加馬公天后宮重修工程，現正殿神龕左右格扇讓可見「杜甫映壁題詩」、「孟浩然踏雪尋梅」落款一琴氏。（152）                                                      |     |              |
| 陳水琳       |      | （黃文華）來澎湖發展以天后宮為起點，一起施作的有陳水琳與朱欽兩位師兄弟，天后宮完成後，陳水琳返回唐山。（89-90）                                                                              | 許雪姬 | 2005         |



|     |           |                                                                                      |                 |      |
|-----|-----------|--------------------------------------------------------------------------------------|-----------------|------|
| 朱錫甘 |           | 天后宮要重修時，……彩繪師朱錫甘與陳玉峰，分派任務，方克完成。（126）                                                 | 許雪姬總編纂<br>許雪姬編纂 | 2005 |
| 朱錫甘 |           | 日治時期本地的書畫家，如高恭、陳采蕊…，和重修馬公天后宮時所聘的彩繪師陳玉峰、朱錫甘，留下不少的書畫作品。（161）                           | 許雪姬總編纂<br>楊麗祝編纂 | 2005 |
| 水林司 | 東山        | 天后宮大正年間……鑿花工程……另有來自東山的水林司、朱欽、黃文華……由水林司擔任頭手，其餘二人為二手。（189）                             | 鄭昭民             | 2006 |
| 水林司 |           | 目前確知參與彩繪的師傅有鑿花的水林司、黃文華、朱欽與來自臺南府城的陳玉峰等人。（194）                                         |                 |      |
| 朱錫甘 | 粵東大埔縣     | 天后宮多數作品係由名為朱錫甘的畫師所繪，身世為何尚有待發掘。目前僅知來自粵東大埔縣。（194）                                      |                 |      |
| 朱錫甘 | 廣東潮州梅縣大埔人 | 天后宮這批擺金畫，完成於「乙丑夏月」或……作者署名為「朱錫甘盦筆」、「朱錫甘摹古」、「一琴氏仿古」、「朱澍弟錫甘寫」、「朱錫甘筆」。朱氏為廣東潮州海縣大埔人。（228） | 王文良             | 2006 |
| 朱錫甘 |           | 正殿前後落的花鳥畫，有落款署名的，幾乎不出「朱澍」、「朱錫甘」、「一琴居士朱錫甘」、「朱一琴」、「一琴朱錫甘」等。（229）                       |                 |      |
| 陳水琳 |           | 黃文華為當時所請的名師，應該是同樣來自東山島的師兄弟陳水琳及朱欽等二人。他們兼做鑿花與彩繪，其中，以水琳師的功夫最好，他擔任「頭手」…（235）             |                 |      |
| 朱錫甘 | 廣東梅縣大埔    | 彩繪書畫方面……應以來自廣東梅縣大埔的朱錫甘為主。朱氏的傳統書畫功力紮實，書作和落款用草書、行書、隸書、魏碑等，尤其擺金畫，更為識者所讚賞。（236）          |                 |      |
| 朱錫甘 |           | 從事天后宮彩繪方面的朱錫甘師為澎湖留下了相當多佳作，……由種種跡象顯示……判斷，朱澍、朱錫甘、一琴等，應是同一人的名、字、號，只是落款不同，以增加變化。（244）    |                 |      |
| 朱錫甘 | 潮州師傅      | 目前現存最早的彩畫為1923年天后宮，觀察早期潮州師傅朱錫甘和台南師傅陳玉峰之作品。（176）                                      | 談宜芳             | 2007 |
| 朱錫甘 | 潮州大浦      | 朱錫甘來自潮州大浦，喜做仿古畫，施作正殿神龕、室內隔扇和棟架之油漆彩畫。（176）                                            |                 |      |
| 朱錫甘 | 潮州人       | 1922年潮州大木師傅藍木前來主持天后宮改建工程，同為潮州人的朱錫甘也領著潮州以及鄰近的福建東山師傅（如：黃文華）於1923年抵達澎湖。（176）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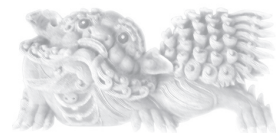
|     |      |                                                                                  |     |      |
|-----|------|----------------------------------------------------------------------------------|-----|------|
| 朱錫甘 | 潮州師傅 | 天后宮整項彩畫工程於1925年完成，之後朱錫甘便返回家鄉未在澎湖留下其他作品，使得天后宮成為朱錫甘在台灣唯一的作品，因而後世對於這批潮州師傅所知極少。（176） |     |      |
| 朱錫甘 |      | ……朱錫甘，天后宮完工離去後，1929年落成的湖西沙港廣聖殿的鑿花是朱錫甘來澎湖兩度之作，生動細緻十分耀眼。（135）                      | 王文良 | 2010 |

三、文獻資料的爬梳彙整比對與田野調查中的朱錫甘

文獻中，除了《澎湖天后宮保存計畫》點出東山島來的三位師兄弟，同時擔任鑿花木雕與彩繪，並試著勾勒朱欽、陳（？）水林、黃文華與朱錫甘、一琴的關係外，其餘幾乎是將參與鑿花木雕（若該文有論及）與彩繪的師傅分開來敘述，籠統的說，參與鑿花木雕的是福建東山來的三個師兄弟，而繪製描金畫與彩繪的人，則是來自廣東潮州的「朱錫甘兄弟」等，何以致之？這其實是諸多原因造成的！

（一）文獻的爬梳比對

黃叔瓚《台海使槎錄》書中，談到康熙54年（1715），由台南漳泉郊商倡建的台南水仙宮時，有「…水仙宮並祀禹王、伍員、屈原、項羽，兼列冢，謂其能盪舟也（一作魯班）。廟中亭脊，雕鏤人物花草，備極精巧，皆潮州工匠為之。」（轉引自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02，P.72）的記敘，說明早在近300年前，潮州師傅就已來台灣參與宮廟的工程，且「雕鏤人物花草，備極精巧」。（同上）或許是「粵東大埔位於韓江上游，古代與下游的潮州文化關係密切」，（李乾朗，2004，P.93）同時「大埔在清末出了不少著名的建築彩繪名匠，特別是描金畫、泥金畫及鎏金畫」，（同上，）而且「潮州自古以來最擅長的家具製



作傳統」，「多用描金、泥金或鑲金，聞名海內外」（同上），因此，互為影響，大埔彩繪水準高，名師倍出，又有多人來台展示才藝，同樣時空背景、擅長描金畫的朱錫甘因而被視為大埔人，自有其合理性。至少，在缺乏否定這個認定的直接證據和佐證資料下，這是最可能的答案，因此，不疑有他的一再引用就很自然合理了。

天后宮的彩繪作品中，有許多朱錫甘的落款，也有不同的署名方式，正殿前後的花鳥畫，有「朱澍」、「一琴居士朱錫甘」、「朱一琴」、「一琴朱錫甘」，描金畫上則有「朱錫甘盥筆」、「朱錫甘摹古」、「一琴氏仿古」、「朱澍弟錫甘寫」、「朱錫甘筆」等，其中主神龕裙堵描金畫「杜甫映壁題詩」的落款明顯的寫了「朱澍弟錫甘寫」，這應是造成「朱錫甘兄弟主繪正殿」、「正殿以大埔系統朱錫甘及朱澍傳為主的看法」，以為朱錫甘有兄弟來共同參與，進而做出衍申之始。

而所謂的「朱澍傳」、「朱樹任」，「樹」字應是「澍」字的誤植，「傳」及「任」字，推敲起來，當是出自天后宮節孝祠一幅題為「未曾出土先有節」的寫意墨竹畫上，對落款行草書寫「朱澍仿戲」的誤解，由於「仿」字快筆寫來，既像「任」，又像「傳」，才有此不同的解讀，事實上，此款只有「朱澍」是人名而已，「仿戲」如同「戲筆」、「試筆」，乃是傳統文人畫家輕鬆小品落款時喜歡使用的文字，一則少去嚴肅感，一則藉以增添小品畫作的雅趣；只是多了「有所本」的交代。

根據《澎湖天后宮保存計畫》的勾稽，來自東山島的三位師兄弟兼做了鑿花木雕與彩繪，木雕時，「陳（？）水林」是功夫最好的「頭手」，其他二人是助手的角色來「幫忙修」，談及油漆彩繪時，「遍在天后宮各處的題名『朱錫甘』應就是朱欽的別名，弟『一琴』應就是水林司」（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畫室規劃，1983，P.54）。根據田調訪談所得，彩繪時，朱欽是專責煮桐油等的副手角色，鑿花工夫也不高，顯然不該因為姓朱而成為朱錫甘，若水林師姓陳，則也非是「第一琴」，如此的困局，朱錫甘與陳（？）水林似乎分屬二

人才合理，後來朱錫甘來自潮汕或大埔的說法，便又少一分質疑，增一合理性了。

至於朱澍、朱錫甘、一琴等名字，筆者曾一再觀察細究並揣摩再三，而於《開臺澎湖天后宮志》裏，大膽做出以下的推測：

由種種跡像顯示，及正殿明間右架棟背面的花鳥畫作，，落款「倣黃梅道人畫意 一琴 朱錫甘寫意」，正殿前落後步口次間架棟上，『群芳聚會』花鳥畫作上的署名「一琴居士朱錫甘」判斷，朱澍、朱錫甘、一琴等，應是同一人的名、字、號，只是落款不同，以增加變化。（王文良，2006，P.244）

以此段文字，試著推翻一再相沿的說法，直到今年的《第四屆台灣・浙江文化節浙台民俗文化澎湖大講堂論文集》，筆者提出「……朱錫甘，天后宮完工離去後，1929年落成的湖西沙港廣聖殿的鑿花是朱錫甘來澎湖兩度之作，生動細緻十分耀眼。」（王文良，2010，



P.135），指出朱錫甘二度來澎參與鑿花施作，而點出與水林師的連結。

## （二）田野調查中的朱錫甘和水林師

文獻中，談起天后宮的鑿花木雕，提到的是東山來的水林師，論彩繪和搨金畫，卻是來自潮汕的朱錫甘。這種看似完全不相干的兩人，在田野調查中，情形也相仿。

### 1. 多年的澎湖田調

民國88年（1999）初，訪問參與天后宮鑿花與彩繪的東山師傅黃文華之妻，年高92的黃林銀杏女士，當年天后宮修建時，雖然她尚未嫁與文華師，不



過，同為東山人，加上後來文華師常提起師兄弟三人間的往事，所以她有一定的熟悉度，她指出三人的工夫，水林師最好，至於水林師的姓氏，由於平常鮮少提及，她加以思索後，根據東山地緣的印象，指出姓陳，與文獻所載相符，而「朱錫甘」這名字老太太並不認識。於是個人的認知「陳水林」的名字應可確定。

至於彩繪作品，由於畫作上署名清楚，「朱錫甘」之名殆無疑義，田調中則無人知其一二。

民國97年（2008），陳宗銘標得沙港廣聖殿木雕鑿花作品後，曾透過該廟重建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得水先生與筆者聯絡見面，針對該批作品的特色、年代、以及在澎湖地區的代表性交換意見外，作者部分、僅能就前述及田野調查和鑿花師訪談所得資料，告知是「唐山師」之作，人名則無法探知。此後彼此維持連繫和討論是批作品的後續處理，事隔數月，陳宗銘告知從年逾九旬的村中長者陳保壯老先生處，得到參與鑿花的有「水林師」，經過進一步訪談，在陳保壯9、10歲左右，父親參與廣聖殿的土水施工，所以他經常至重建中的廣聖殿施工現場玩耍，也常前往鑿花師處觀看雕鑿，廣聖殿重建完工入火時，他已11歲，當時知道，也聽說「水林師」之名。甚至指出水林師完工要離開前曾說：「以後有人鑿的比他這支（指大楣）『卡水』，他要再做一支來換」的豪語。陳保壯至今身心健朗，生活規律，記憶頗佳，距廣聖殿完工80年後，能毫無差疑的說出「水林師」三字，且事蹟描述清晰；筆者與陳宗銘充分討論後，於是確認東山水林師在澎湖的第二座宮廟鑿花作品，「陳水林」成了陳宗銘福建東山尋根的努力方向。

田野調查中，有個有趣的現象：談起鑿花師，文華師之妻黃老太太和陳保壯老先生，都十分肯定「水林師」的名號與工夫很好，但他們都不曉得「朱錫甘」何許人，至於彩繪與描金畫，由於有作品的落款和諸多書籍文字述及，朱錫甘是確定的，甚至，大家也接受朱錫甘是來自潮汕、大埔的師傅，而文獻上唯一提及朱錫甘與來自東山島有關的述，則是「應就是朱欽的別名」，如此的推論連結與田調中朱欽是專責煮桐油二手師傅的角色並不相符。因此，朱錫甘仍然與水林師無關。

## 2. 來自陳宗銘的突破

民國98年（2009），陳宗銘私下透過幾個管道，努力在東山找尋「陳水林」的訊息，傳回的結果都指出：有一個老輩的鑿花師，工夫很好，叫「朱水林」，以及過去東山鑿花圈內並沒有「陳水林」這個人。於是，為了一探究竟，陳宗銘在同年7月中旬專程跑了一趟福建東山島，幾乎確定該地已見不到水林師的宮廟作品，找到水林師太太的娘家後人，確定水林師的生、卒年，以及他有後人在台灣否？更重要的是至水林師墳前參拜，拍回墓碑文字。找不到作品令陳宗銘沮喪，細看墓碑也無「水林」二字，但確定立碑下葬是「民國廿九年」（1940），唯一吻合的線索是墓碑上的兒子「福全」名字無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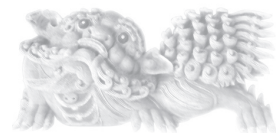
何以在澎湖談鑿花木雕，十分出色的水林師，回到了東山一樣受肯定，如今卻找不到保留的宮廟作品？這是陳宗銘的第一個疑惑；其次，當地親人帶往墳地現場拍回的墓碑，卻無「水林」二字，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大家都叫他水林師，澎湖、東山兩地一樣說他鑿花工夫很厲害，卻又不知或不曾提起他另有別的名字，可是墓碑卻無「水林」二字，究竟是怎的一回事？

民國98年（2009）8月1日，當筆者與陳宗銘夫婦在其女陳怡珍協助下，於沙港廣聖殿文物陳列館中，透過電腦畫面上花崗岩的斑剝字跡，逐字確定墓碑中間一行文字為「考錫甘朱公墓」，心情十分詫異，首次明確的在天后宮和文獻以外的實物照片上看到「錫甘」二字，而且是識者指出的水林師墓碑上，這時，除了前述的雀躍和興奮，隨之而來的挑戰，是要把「陳水林」、「朱水林」轉為「朱錫甘」，卻是相當困難，如前述的文獻資料，合理的認定朱錫甘是來自自古聞名的潮汕系統外，知道「水林」師者也從沒有朱錫甘的記憶。

於是，興奮欣喜之餘，我們仍以為有待進一步釐清，一則連繫訪談後人，一則再赴東山，尋找可能的突破點與證據，並做進一步的記錄。

## 3. 訪談後人與東山行

民國98年（2009）9月5日，經由陳宗銘的協助，筆者在台中與水林師的媳婦、孫女見面，帶往的朱錫甘播金畫作照片、「開臺澎湖天后宮志」，和沙港廣



聖殿水林師木雕作品照片，讓她們甚為感動與詫異，雖然之前她們曾聽聞一些，但擺在眼前的，卻是她們對「水林師」難得的具體的印象，他們從不曾謀面——水林師過世時，兒子只有13歲。

朱太太的會面訪談，進一步得到一些訊息外，最重要的是水林師身分的確認；朱太太在兩岸開放探親後，與先生朱福全回東山探親祭拜過，先生過世後，仍去東山處理相關事宜與祭拜，她證實那墳墓沒錯，也就是墓碑上的朱錫甘就是水林師，但水林師之名又如何證實，朱太太說，她先生（亦即水林師的獨子）身份證上的父親欄寫著的是「朱水林」。至於為何如此重要和正式的墓碑與身份證會有不同的名字，朱太太也不清楚，但曾聽先生生前提過，朱錫甘創作時，喜歡使用不同的名字，而且經常更換，如此，也證實了錫甘、一琴、朱澍是同一人的正確性，不過，朱太太也說，朱澍之名，錫甘的兒子在書法作品上也曾使用。

民國99年（2010）1月17日，筆者與陳宗銘在當地人士熱心協助下，同往東山朱錫甘墳上致意，也走訪當地宮廟，並在當地60餘歲的木雕師陪同下，分別拜訪水林師妻子娘家72歲和81歲的後人，在共同討論及互動中，釐清許多疑問，也勾稽出水林師的相關事蹟，至此，水林師的生平和形象更具體了。

不過，仍讓我們詫異的是，資深的木雕師往日得自許多長輩的說法和介紹，對水林師的事蹟和功夫知道甚多；水林師妻家81歲的後人，小時候一直到11歲水林師過世前，與他有多年的相處印象，但他們共同的情形是對「朱錫甘」這名字完全陌生，他們從不曾聽過「錫甘」二字。陳宗銘98年（2009）7月的東山行，曾走訪朱姓宗祠，但當時接待的人員對「朱錫甘」也十分陌生，這真是田野調查中少見的特例，毋怪乎文獻上有如此大的歧異，就不足為奇了！

### （三）朱錫甘這個人

朱錫甘，也就是朱水林，福建東山人，清光緒21年（1895）生，民國29年（1940）逝於家鄉東山，得年46歲。

#### 1. 朱錫甘的澎湖行—娶妻與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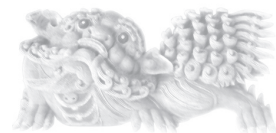
朱錫甘，以「水林」之名見聞於往來的生活圈中，大正11年（1922）左右，與師兄弟朱欽、黃文華同至澎湖天后宮，參與鑿花木雕工作，接著進行彩繪，至大正14年（1925）秋天後，完成描金畫和三川殿前步口、正殿的堵仁彩繪畫作後，返回東山。目前天后宮這些彩繪和描金畫作品中，部分有落款和署名，時間不出己丑夏至前一日、夏月、荔月、端午日、仲秋，就傳統與當時紀時習慣，夏月當指農曆4、5、6月，荔月比夏至、端午為晚，是農曆6月，仲秋即是農曆8月，而堵仁作品完成後，彩繪工作即便結束了。

回到東山約一年多，33歲的朱水林娶了同為東山人的陳雁貞為妻，由於水林師之母早逝，父親也已續絃另組家庭，因此，他們婚後暫住妻子的娘家。不久，水林師又再度應邀至澎湖的湖西沙港，參與廣聖殿的木雕鑿花工作。從此，水林之妻即長住娘家，直至昭和4年（1929）廣聖殿完工，水林師歸來，也就跟著一直住下來，只有每年除夕前礙於女兒必須大年初二始得回娘家的傳統習俗，因此有幾天暫時離開外，水林師的工作和活動，都在太太的娘家陳姓這頭進行，後來他開了店，也是在此。或許，這就是同為東山人的文華師之妻，在數十年後回想水林師姓氏時，依地緣關係而指為「陳」姓之故吧！

水林師並無兄長，只有同父異母的弟弟叫阿棋，後來跟水林學鑿花，但時間上已是水林師結束澎湖工作以後的事了，而且工夫顯然不如水林師出色，因此，朱錫甘兄弟做天后宮彩繪的說法並不能成立。

當年水林師與朱欽、黃文華三個師兄弟來澎湖工作時，他們的師傅曾叮嚀：「不要一桶酒放下，三個人就『喝到倒』，工作通通不曉得要做了。」黃文華年近80的大兒子—澎湖彩繪名師黃友謙，曾聽父親生前說起這段往事，可惜記不得他們師傅的名字了。喝酒與好酒，過去是工作場域中，師傅們普遍的現象。不過沙港工作期間，或是離開澎湖回到東山後，近身參觀或相處的晚輩，都表示極少見到水林師喝酒。

昭和2~4年（1927~1929），沙港廣聖殿的鑿花木雕本是水林師與有三師對場，後因故有三師離開，因此，大部分花柴作品都由水林師完成，他對自己的作



品頗有自信，也贏得在地人的肯定，尤其描述三段齣頭故事的中港門大楣，更是精湛，臨去時，他曾發下豪語，現年92歲的陳保壯老先生佩服的轉述：「以後有人鑿得比他這支（指大楣）卡水，他要再做一支來換！」

## 2. 東山的水林師

水林師的豪氣，不只在沙港展現，在東山亦然；他的媳婦返回東山時，也曾聽長輩說起他：「做得比我好，我就再做」的豪語，不服輸，對自己的功夫很有自信，同時，一切自己動手做。當年東山十大廟，幾乎都是「客仔師傅」的天下，所謂的客仔師傅，即來自福建南部的閩南如永定，和粵東的廣東潮汕地區的客家籍的師傅，包含木工、土水、雕刻和彩繪，他們的工夫在當地人的眼裏是很好的，雕刻也都很精緻的。

住東山的資深鑿花師許慶石先生，以前曾聽一90多歲的老人說，當地宮廟並沒有水林師的作品，因為他和「客仔師」不合，這老人認識很多鑿花師，他說水林師「『驕』，是厲害的人，勢的人、勢的人會『驕』」，老人讚許水林師字畫都很好，雕刻也很好，每項都很劈（行），字也「真水」啦；當地老輩的師傅都知道水林師到澎湖施作過，也都肯定他的技藝。許慶石的父親當年做木工，認識水林師，他形容水林「聰明、會變通、技藝高、多才多藝」，客仔師傅整批人數龐大，氣焰亦高，但水林則不以為然，也不為所動而甘願屈居於下；他勇於相抗，雖然因而失去參與東山許多大廟的工作機會，他製作的民家用物品卻頗受肯定，如紅眠床，「藝高品精緻」是當時大家對他的評價。

除了製作雕刻紅眠床，水林師後來也開了店，自己做「水銀花鏡」來賣，在一堵一堵的玻璃上畫畫，畫好了從後面淋上水銀，淋了「真水」，水林師妻子的姪女，81歲的陳顏貞老太太這麼形容，「他畫花鳥，也畫龍鳳，畫在玻璃中央，四周淋了水銀就成為水銀花鏡了，紅眠床床頂上頭有的會裝上五堵水銀花鏡來裝飾，也有做成長圓的，都很好看。」當時的流行風潮，水林師的作品頗受歡迎，東山同業的後人，也還記得昔日父親讚美「水林師水銀花鏡畫得好」。

晚年的水林師，平素都剪平頭，個頭高高的，並不很瘦，看起來「將才將



才」，喜歡靜靜的寫字畫畫和工作，不吵人，也不生氣，個性溫和，小孩子好奇圍來觀看時，他總會揮手叫小孩去別處玩，尤其淋水銀時，他會對著站在邊邊看的小孩說：「這不能噴到哦，噴到要生疔的哦！快走、快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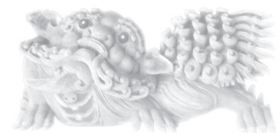
不知是否因為水銀製作花鏡，長期接觸水銀的關係，加上凡事親為又求好，以致操勞過多，積勞成病，引發肺疾，民國29年（1940），才46歲的水林師便結束了他多才多藝的傳奇一生，留下13歲的朱福全一子，和結褵14年的妻子陳雁貞。

#### 四、朱錫甘在澎湖的作品

朱錫甘澎湖的作品皆在宮廟，可分為兩類，一是鑿花木雕，一是彩繪和搗金畫；如果以宮廟區分，則集中在開臺澎湖天后宮和沙港的廣聖殿兩處，如前述，講鑿花木雕的作品，就不得不提起水林師之名，談搗金畫和彩繪堵仁之作，還是得說落款署名是朱錫甘。

##### （一）天后宮的鑿花木雕

天后宮在民國68年（1979）被指定為國家一級古蹟，除廟齡在台灣澎湖間是最古老外，裝飾藝術的成就與保存，也是極重要和具代表性的，尤其是鑿花木雕與彩繪兩部份，搗金畫則常引為典範。鑿花木雕是由東山來的水林師、朱欽、黃文華三位師兄弟與泉州來的黃良師等分邊施作，《澎湖天后宮保存計畫》



一書認為「山川步口可能以銅山（即東山）這班師傅，正殿可能以泉州這班師傅為主。」（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畫室，1983，P.74）黃文華之子黃友謙則指出當時東山師負責做東邊，這樣的差異說法，難以直接論斷孰是，一則當時鑿花木雕的分工並不是直接採取包工的方式，而是「論件計酬的。藍木將形雖已由大木工匠作的花材，依重要相對構件（如山川步口的左右獅座）交給同一班工匠的概略性原則，交給不同的匠師。」（同上）因此，三川殿、正殿，或者是東邊、西邊，都有可能因題材成對的需要，或者整體的進度，而打破東、西，三川殿與正殿的分際，再則完工的花柴作品，可能經幾個師傅之手，且除正殿屏門的花鳥屏，通常皆不留姓名，也就更難區隔論斷何者誰做的了。

不過，總的來說，天后宮的鑿花木雕作品數量極多，散佈在屋架、神龕、門扇各處，上至聖旨牌、斗拱、斗座、隨、彎枋、吊筒、插角，下至屏堵等處都有，作品類型包括「人物帶騎」的齣頭故事、獸類、水族、花鳥、器物等，內容豐富，成就頗高，都是由東山的三位師兄弟和泉州的黃良師等完成，而水林師是東山這組的「頭手」師傅，工夫最好，負責打粗坯。（王文良，2006，P.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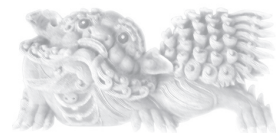
天后宮正殿屏門的六片花鳥「屏」，採取卍字盤長為底，上面雕鑿花鳥、構圖十分嚴謹，手法寫實生動，在栩栩如生的花鳥俯仰婉轉，和如刀似筆的力道與柔勁中，顯示出極大的成就。這六片彷彿傳統紙本的花鳥畫中，是全天后宮唯一一批有落款署名的鑿花作品，它們自左（按：傳統上論方位，皆以主位由內往外看區分左右，左為大，天后宮面南，故左即東）起落款分別是「樾下三燕

迎春風」，下方印文為「啓明作」；左二款為「鳳凰富貴長春圖」，印文「啓明之印」；左三「花中君子喜鴛鴦」，印文「黃良」；左四「秋深百舌弄蜻蜓」、左五「雪中小萼見英雄」，皆有「黃良」之印，左六「雪落蒼松鶴步遲」則無名印，這六件作品根據落款的印文，左一、二可以肯定是「啓明」所作，左四、五，也可以肯定是黃良之作，至於左三、左六，根據一般中軸線分工習慣和左右啓明和黃良已各二件，可以判斷左三應屬啓明，而左六則同四、五是黃良師之作。何以左三印文是「黃良」？原來天后宮民國73年（1984）以古蹟修復前，這片屏堵已局部損壞，原款僅剩「花中君子」，「乃由匠師按所雕刻的荷花與鴛鴦圖案，補以『喜鴛鴦』三字，而成『花中君子喜鴛鴦』」（王鴻楷，1986，P.26、P.80），「黃良」印章也是此時負責修復的黃良傳徒，黃玉遙的首徒蔡嘉生補上的。（王文良，2002a，172~173、2002b，108、310~313）因此，應非「黃良」而屬「啓明」，至於「啓明」是何人？無人聽聞，加上年深日久，也無從查起，不過，綜合田調，訪談及師傅們的分工習慣，研判應即是水林師，「啓明」是他用以署名的字號（王文良，2006，P.235），一如他在播金畫上的不同留名簽署方式。不過，這也只是推論，實際參與鑿花木雕的亦有澎湖在地的鄭滿等人，是否有第四組人馬？目前則無從確認。

## （二）朱錫甘在天后宮的彩繪

澎湖天后宮的彩繪和播金畫，是台灣、澎湖的古老宮廟中，歷史久遠卻能未經重繪，仍保有早期原貌的佳作，完成於大正14年（1925），民國72-74年（1983-1985）的古蹟修復工程，因為：

目前無法尋得損壞部分之早期的照片或施工記錄作為修復的依據，同時國內也欠缺鑑定現存彩繪殘跡以研判原有之色彩、圖樣的技術，此外傳統漆料的配製熬煉技巧以及繪畫手藝等等，也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所以未敢遽以修補或添加，以免破壞了原有的品質。（王鴻楷，1985，P.1）



不過，逃過澎湖宮廟普遍30年翻修重建，或因屋頂「抓漏」同時彩繪重作的宿命，天后宮的彩繪作品卻不敵歲月摧殘致部份剝落，加上民國74年（1985）整修完成後大量湧進的信徒和觀光客，使得香火鼎盛而燻黑作品，且又於民國80年代（1991~）的不當保護措施而顯暗沉，但其傲人的成就，仍為識者讚賞。

完成這批彩繪的有朱錫甘、朱欽、黃文華這批東山師傅，來自台南的陳玉峰和與他合作的澎湖團隊二批人馬。朱錫甘與陳玉峰是兩邊的拿筆師傅，負責完成堵仁作品的「畫師」角色，陳玉峰主要畫三川殿入三川門後的空間，包括前落後步口與後落的明間、左右次間，朱錫甘則畫三川殿前落前步口的明間和次間，以及正殿的前落後落所有堵仁畫作。

人物畫作是天后宮彩繪的重要成果之一，藏身於三川殿和正殿的架棟上，以演義故事的「齣頭」為題。雖然側重情境的鋪陳，但人物表情的描寫，以及相互關係和透過肢體動勢、佈局安排，更增戲劇張力和效果。尤其線條的運用與精準，彷彿劇力萬鈞躍然紙上，如正殿前落明間左右架棟、和次間左、右架棟上，描寫三國「趙子龍單騎救主」的故事。其他如三川殿前落前步廊，明間左右獅座底下大通上的「商湯訪伊尹」、「文王訪太公」（落款題為「渭水垂釣」）等畫作，以及部分三通上所作人物畫，則以輕柔線條，畫境恬適，山石若似有情來展示。（王文良，2006，P.228）

正殿前後落的花鳥畫，有落款署名的，幾乎不出「朱澍」、「朱錫甘」、「一琴居士朱錫甘」、「朱一琴」、「一琴朱錫甘」等。表現手法上，有採取水墨設色寫實秀美之作；也有單以水墨揮灑自如之作；更有先行將綠色作底，再以沒骨技法來表現花鳥的巧緻，綠底映襯之下，不論是白色龍爪菊、玉蘭花，或粉色牡丹、蓮花等，皆顯靈透生動。部分畫作，作者



甚至在款識中特別記上「擬八大山人粉本」，「倣黃梅道人畫意」等，顯示畫作有所本，不願獨美，這也正是畫師執藝謙沖、胸懷磊落的體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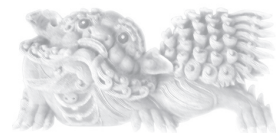
人物畫作外，以花鳥為主。朱錫甘在三川殿前落前步口除前述的人物畫外，花鳥翎毛、山水、隸書、魏碑和行草書，穿插其間，紮實的傳統書畫工夫展露無遺，所作多富秀麗柔美韻緻。其他則尚有藏身正殿明間左右架棟大通的背面，各分三段，畫成中段大、左右小的三堵寫實風景畫，就造景和技法而言，朦朧中所見，表現的顯然是當時流風所及的日本景色，這雖非傳統題材，卻為反映當下政治實況之作，這樣的風格與作法，在落新建的宮廟中，也可見其遺緒。

### （三）朱錫甘在天后宮的播金畫

播金畫是結合安金箔與播金箔成金粉作畫的一種技法，或稱「泥金」或「掃金」，是彩繪藝術中的一個異數。在黑色或咖啡色為地的畫面上，它不用色彩描繪，全然以深淺不同的金色來處理。安金箔或以乾毛筆沾金粉在未乾的底漆上，將題材影像的明暗層次做適切的展現，是技巧難度較高，但更增華麗高貴視覺效果的手法。所用金箔則依其色澤和純度，又有「頂紅」和「大赤」、「二赤」之分，頂紅的黃金純度高，略帶紅色，大赤則為金色，二赤色澤略白，加有銀的成份。這種播金畫在臺灣地區不多見，澎湖本地唯獨天后宮擁有多幅朱錫甘藝高境遠的佳作，成為天后宮彩繪裝飾的重要成就之一。

天后宮的播金畫施作於正殿的後落，從左右架棟到神龕，有多幅精彩的作品。黑色背景做底，金色畫作和圖案在幽暗氣氛和天窗瀉入的光束下，隨視者移動的角度更顯得耀眼。架棟上的瓜筒，以及二通、三通上也都有播金畫的裝飾手法，其中左右架棟上，二通的頭尾各有一幅隸體書法和畫作。左架棟穿插人物，右架棟則以博古題材常出現的幾種瓶花，綴上吉祥小品，相當討喜可愛。

神龕部分，則是播金畫聚集的重點。從大楣的三幅畫作，到神龕左右裙堵四幅小品，構成一個獨立的裝飾領域。這中間安排穿插的鑿花作品，也一併改為安金不施彩來呼應，形成一體的視覺效果。整個空間既呈靜謐的氛圍，又隨



自天窗投入的光束移動而顯華麗躍動。大楣的中堵題為「富貴長春圖」，在多朵盛開的牡丹花上，左繪展翅將歇的白頭翁一隻，回首望那右方成對棲息於搖曳枝頭的鳥兒，牡丹花叢中則以右傾的壽石穩住中心。雖是花鳥無語，卻在寫實生動的影像中，流露出款款深情。兩側配以女性題材的人物畫作，左為「虢國夫人承主恩」，右為「出漢關昭君長抱怨」，人物體態婀娜多姿，主角顧盼之情與侍僕視線的呼應，頗能傳達出絃外之音。而女姓的題材，似乎也能呼應媽祖女神的神格。



下方四幅裙堵小品，分別為「蘭亭修禊」、「孟浩然踏雪尋梅」、「杜甫映壁題詩」、「赤壁泛舟」，描寫的是王羲之、孟浩然、杜甫、蘇東坡等文人逸事。題材或雅、或逸、或氣勢磅礴、或老友對坐話舊抒懷，情深境遠，又是另一番世界。筆底下工夫盡然宣洩，金箔的顯眼，以及金粉在乾筆、漆底摩擦下的明暗層次，營造出山石肌理的陰陽向背，可謂「藝高境遠、筆情墨趣俱足」之作（王文良2006，P.228）。

天后宮這批播金畫，由落款記載得知完成於「乙丑夏月」或「乙丑夏至前一日」，亦即天后宮重建完工後兩年的大正14年（1925）夏天。作者署名為「朱錫甘盥筆」、「朱錫甘摹古」、「一琴氏仿古」、「朱澍弟錫甘寫」、「朱錫甘筆」。署名下方朱錫甘也比照傳統畫作鈐印蓋章，而畫上印記。裙堵四件小品分別有育古、弑、琴、仿古、如意，大楣左右虢國夫人和王昭君的題材有落款無署名，也沒印章，但中間「富貴長春圖」的署名「朱錫甘盥筆」下方，小而模糊的印文卻是「東山」二字，原來，朱錫甘當年已有伏筆，只因印小位置高，又畫作早因香火鼎盛燻黑難認，所以，一直為大家所疏忽，來自潮汕名師之稱就延用數

十年了。

描金畫能營造華麗的視覺，在用料上，使用和消耗的金箔量是相當可觀的，有云「一貼、三掃、九塗金。掃金是貼金的三倍，塗金是貼金的九倍」（杜仙洲，1984，P.390），由此可見一般。不過，畫師的妥善處置和適切發揮，更能增加其光彩，也就是筆下工夫的精良，更能呈現令人難以忘懷的視覺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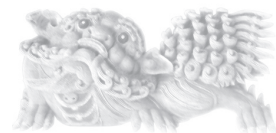
走訪台灣與福建東山許多宮廟的描金畫後，經過比較，更能肯定與欣賞澎湖天后宮描金畫之可貴與傑出，以澎湖天后宮正殿神龕裙堵的四件小品「蘭亭修禊」、「孟浩然踏雪尋梅」、「杜甫映壁題詩」、和蘇東坡「赤壁泛舟」為例，我們必須指出，朱錫甘描金畫的特色有：

1. 畫面完整飽滿、構圖嚴謹、描金、安金與線條勾勒的貼金交互運用，頂金、大赤、二赤材質的安排妥當，技法相當靈活純熟。
2. 描金佔畫面的比例高，表現分量重要，居畫面氛圍的主導角色，安金貼金僅集中於衣服和樹葉，和部分勾勒線條與文字。
3. 描金深淺層次變化多，以金彩代墨色，營造層層疊疊的崇山峻嶺，既表現出中國水墨畫的特色，又能發揮黃金耀眼的貴氣。



#### （四）水林師沙港廣聖殿的鑿花木雕

廣聖殿位於湖西鄉沙港村，主祀葉、朱、張三府王爺，是該村村民的信仰中心。民國96年（2007）9月出火之後接著拆除舊廟，新廟址北移而重新擴建成現代水泥大廟，並於98年（2009）底落成入火。拆除的舊廟雖係民國66至68年（1977~1979）重建，但其結構和木石雕刻作品，係保留和沿用前一次重建完成於昭和4年（1929）的舊物，已有80年的歷史了。



廣聖殿成於80年前的舊品，除了有歷史和年代的意義外，在文化和藝術上的成就相當高。早年沙港文風鼎盛，讀書人多，民間素有文化村之稱。廣聖殿內外石柱的對聯文句和書法，足為此證：

沙水奇觀煙雨晴明大木帖

港山互抱漁樵耕讀小壺天

沙淨水明毫光煥發

港平浪息元氣熙和

立品如巖松必歷風霜方作柱

檢身若璞玉經磨沙石乃堪珍

### 1. 關於廣聖殿與其鑿花作品的流變

對聯的書法字跡，是當時村人的手筆，引典用故撰文成對者，大家也認為乃當時村賢之作。此外在裝飾手法和題材的選用上，廣聖殿也有許多特殊用心之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完成的鑿花木雕作品，不但十分精彩，藝術成就也很高，比之同時期的村里宮廟作品，少有能及，廣聖殿雖小，但鑿花木雕之優異，直追早幾年落成的澎湖天后宮。根據筆者過



去田野調查的記錄，知道完成這些鑿花作品的是唐山師傅，但姓名不詳。有過幾年文化局（含之前文化中心時期）的相關宮廟參訪活動，筆者還特別建議並安排民眾及學員前來親炙欣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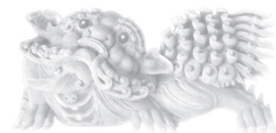
民國96年（2007）9月，出火後第三天，與廣聖殿重建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得水先生會面於廣聖殿前，對於這批文物的後續去向表示關心，也提供意見，得到陳主委善意的回應，此後的委員會議，並邀請文化局曾局長、紀麗美、王國裕兩課長與筆者一起參與提出建言。當時雖有共識，不過機緣似乎未臻成熟，在多方面介紹這批文物的意義和代表性後，個人提出藉由沙港廣聖殿這批作品為珍貴的澎湖宮廟文物建立起新的保存案例的期許，以持續沙港文化村的高度，雖然引起陳主委和許多委員的認同，但有理想性，執行上卻有窒礙處，加諸早定的拆建時程壓力。民國97年（2008）1月26日，這批鑿花木雕作品成功標售出去，得主是沙港旅外子弟陳宗銘，至此本該塵埃落定，卻掀起更大的火花，擴及澎湖、台灣、乃至福建漳州的東山，也串連起一段被遺忘兼誤會的歷史和水林師這個人。

因為陳宗銘的有心，原只為保留大門旁的四片花鳥屏堵而來，卻為符合招標辦法而標得全部鑿花木雕作品，深入欣賞其優秀雕刻功夫及瞭解該作品的年代，體認於澎湖村里宮廟中的傑出後，不但至台灣各地的宮廟和展館參觀欣賞比較，更做成營造展館以為永久展示的決定——參與招標時，他自己承諾作品全數留在村中，絕不帶離任何一件，卻沒想到小村廟竟有這麼「大」批作品。於是以民宿養展館的構想成形，而且積極進行，陳宗銘還不斷的追作者的訊息，才有了「水林師」、「考錫甘朱公墓」的進一步消息。

## 2. 水林師的鑿花作品

水林師大正14年（民國14年，1925）完成澎湖天后宮的彩繪和描金畫後，返回福建東山，結婚、生子，期間，他再度應邀來澎湖，參與湖西沙港廣聖殿的新建工程，時間在昭和2-4年（民國16-18，1927-1929）。

水林師除了與有三師兩人分做鑿花木雕外，研判也參與彩繪，並找來師兄弟朱欽和黃文華一同施作，可惜民國66年（1977）展開重建前，沒有留下相關



記錄與圖照，所以彩繪失去了可稽的事證，但可確定的是：朱欽應為來此施作期間，才收了唯一的徒弟，沙港人曾福相。

水林師在沙港雕鑿花柴的時間比有三師長，所以作品也比較多，整個牌樓面是水林師所做，除了聖旨牌雕成三龍護衛著，飽滿精緻外，其下的八仙斗座，兩兩成組分成四個，連同座騎，彼此似乎正對話著，八仙上方，由下而上，分別有獸類、水族、花鳥為題的五連彎枋，八仙下方，有三星斗座和獸類斗座與大楣銜接，大楣下方的大門兩側，則是春、夏、秋、冬，卍字盤長做底的四季花鳥屏。

此外，廣聖殿內部，以鰲魚和鳳朝牡丹為題的插角，兩兩成對十分精彩，布袋和尚、李鐵拐、象、獅為題的斗座，布景安排和造型則與一般宮廟略有差異，兩邊小港的註生娘娘和土地公的神龕花鳥屏堵，卍字底上分別安排造景的碩大湖石置於下方，上立牡丹、鶴、綿雞等禽類，背後則以



細長枝條帶出花葉，搖曳之姿和鳥禽的動態安排，整體顯現輕柔曼妙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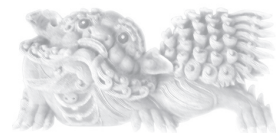
其中，前殿左右棟架上各安排有一個金瓜筒斗座，側飾一蹲姿的人物豎仙，兩手高舉，有如「憨番扛廟角」般對應上方的斗拱，有趣的是這人手上還拿一方孔錢，右架棟的錢上並雕有「金錢世界」四字，是暗諷這世界一切向錢看，還是期待財源滾滾，80年前暗藏的想法，如今則不得而知了。

探討水林師鑿花的功力和作品的特色，可以水林師當年在離開沙港前，發下「以後如果有人鑿的比他這支（大楣）更『卡水』，他要再做一支來換」豪語的大楣為例來了解。這支在廣聖殿牌樓面下方，大門上方將近4公尺的大楣，水林師將之等分成三段，分別雕刻《西廂記》的「普救寺杜確退孫飛虎」、《三國演義》的「苦肉計」和《白蛇傳》的「水淹金山寺」的故事。每個做事，在有限的空間裏，各有13、4個人物周旋其間，隨著故事情節安排背景與造境，繁複熱鬧

而不雜亂，彼此牽引而流暢生動，略述如下：

1. 人物比例精準，穿戴服飾隨角色而華麗細緻，或充滿造型美感，如苦肉計的周瑜、蔣幹、西廟記的張君瑞、杜確，以及水淹金山寺的蝦兵魚兵——龜、蟹和蚌精等。
2. 人物表情和動作幅度變化大，不但呼應劇情、角色需要而呈現生動靈活之姿，且骨架結構合乎解剖學。
3. 能依齣頭故事情節，安排人物配置的主從關係和視線的流動性，張力大、層次分明，且彼此環環相扣、紮實緊湊不冷場。
4. 有限的木料厚度（15公分）裏，雖是人物為主，但彼此交疊對話或衝突、加上建物、樹石、與座騎、器物、波浪等，層層疊疊，將「內枝外葉」的層次，做了極大的發揮。
5. 人物的「屈勢」和人馬的動態，也是這支大楣極為成功之處，當視線移動上下左右後，將發現水林師幾乎是把他們做成圓雕作品般的精彩和完整。





## 五、結語：

這是一個曲折的過程，水林師逝後70年，他的墓碑取景拍完正面照片後，抬起頭來，意識到自己竟是跪在他的墳前；我想，除了致敬，還有十二萬分的佩服——在那樣的年代，他兩次遠渡來澎湖，為我們留下至今仍讓人稱羨的佳作，形塑出今天珍貴的文化資產。

在東山水林師和廣東潮汕朱錫甘兩個名字各自流傳數十年後，水林師而陳水林而朱水林，竟而與朱錫甘合而為一人，這些怪異的過程與時間點的巧合突破，讓我們深感不可思議，今年（民99，2010）1月17日傍晚，澎湖東山一行6人（陳宗銘、東山資深鑿花師、水林師內姪女、姪女婿、當地企業家和筆者）討論到最後，竟是「冥冥中注定」做結。那天，東山見過與水林師熟稔的年逾八旬晚輩，熟悉水林師事蹟的資深鑿花師，他們也才知道「朱錫甘」之名，透過照片也才知道澎湖天后宮有水林師精彩的描金畫作。

這真是一個極為特殊的經歷，能為澎湖宮廟裝飾藝術的大師，橫跨鑿花木雕與彩繪兩個領域的大師釐清身分和作品，個人深感榮幸，當然後續猶待努力的方向仍多，不過，願再次藉此文，明白肯定下列事實：

1. 澎湖天后宮精彩的描金畫作完成於大正14年（1925），作者是來自福建東山的唐山師「朱錫甘」，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水林師」
2. 天后宮中，同時期的彩繪作品，朱錫甘的堵仁畫作涵蓋正殿和三川殿前殿的前步口，他並有後代在台灣，但並不參與鑿花木雕和彩繪描金畫。
3. 天后宮當年的鑿花木雕，參與的除了泉州來的黃良師等，另一批東山來的三個師兄弟：朱欽、黃文華外，「陳（？）水林」，就是朱水林，也就是朱錫甘。
4. 朱錫甘曾經二度來澎湖參與宮廟工程，「水林師」就是這次沙港廣聖殿鑿花木雕時，當時村人所知道的名字。他在此對自己作品有充滿自信的

豪語發聲，也間接提供解開水林師和朱錫甘身世之謎的關鍵。

5. 澎湖目前保有朱錫甘的描金畫、彩繪、鑿花木雕作品的天后宮，已是國家一級古蹟，作品將永久被保護。沙港廣聖殿雖因重新擴建，鑿花木雕作品已拍賣，但買主承諾完整保留，並已於沙港村建立「印象・沙港民宿」，以民宿人力和營運所得提撥經費維護設於民宿一樓的「沙港廣聖殿文物典藏館」，該典藏館的展品，主要是水林師的鑿花木雕，保存上不成問題，並對外開放免費參觀。
6. 不論澎湖鄉親或東山鄉親，大家熟悉的那個擅長鑿花木雕的「水林師」，就是擅長和完成澎湖天后宮的描金畫和彩繪作品，長期被誤以為來自廣東潮汕客家師傅的「朱錫甘」——事實上他一直與「客仔師傅」「不合」。





## 參考文獻

1. 杜仙洲主編，1984，《中國古建築修繕技術》，明文書局，台北市。
2.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畫室規劃，1983，《澎湖天后宮保存計畫》，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畫室，台北市。
3. 王鴻楷，1985，《澎湖天后宮之彩繪》，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畫室，台北市。
4. 王春起、陳妙香、黃蘭翔、覃培雄、葉乃齊，1985，《澎湖天后宮修復紀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北市。
5. 李乾朗，1986，《台灣的寺廟》，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出版，台中市。
6. 林會承，1990，《台灣傳統建築手冊 形式與作法篇》，藝術家出版社，台北市。
7. 黃明山主編，1992，《台灣傳統建築之美》，光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8. 李乾朗研究主持，1993，《台灣傳統建築彩繪之調查研究；以台南民間彩畫師陳玉峰及其傳人之彩繪作品為對象》，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台北市。
9. 李奕興，1995，《台灣傳統彩繪》，藝術家出版社，台北市。
10. 李乾朗，1995，《台灣傳統建築匠藝》，燕樓古建築出版社，台北。
11. 蕭瓊瑞，1996，《府城民間傳統畫師專輯》，台南市政府，台南市。
12. 黃明山主編，1997，《台灣傳統建築之美》，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13. 黃榮輝，1997，〈清初至日據時期澎湖之傳統國畫發展概略〉，《西瀛風物第二期》，p.1~17，澎湖采風文化學會，澎湖。
14. 唐曉蘭，1997，《台灣寺廟繪畫藝術》，台灣省立新竹社會教育館，新竹市。



- 15.蕭瓊瑞，1997，〈台南市寺廟畫師源流調查〉，《臺灣南部寺廟調查暨研究報告》，p.185~289，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台南。
- 16.李乾朗，1999，《澎湖天后宮》，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 17.李乾朗，2002a，《台灣傳統建築匠藝五輯》，燕樓古建築出版社，台北。
- 18.李乾朗，2002b，〈澎湖傳統建築的裝飾〉，《菊島人文之美澎湖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p.182~193，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台北市。
- 19.李奕興，2002，《府城・彩繪・陳玉峰》，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 20.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02，《新竹縣北埔姜氏家廟彩繪紀錄》，新竹縣文化局，新竹縣。
- 21.王文良，2002a，〈澎湖的宮廟鑿花木雕~作品篇〉，《菊島人文之美 澎湖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p.162~181，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台北。
- 22.王文良，2002b，〈澎湖的宮廟鑿花木雕~傳承篇〉，《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p.300~332，澎湖縣文化局，澎湖。
- 23.李乾朗，2003，《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 24.李乾朗，2004，《台灣傳統建築匠藝七輯》，燕樓古建築出版社，台北。
- 25.李乾朗，2005，《台灣傳統建築匠藝八輯》，燕樓古建築出版社，台北。
- 26.許雪姬總編纂；楊麗祝編纂，2005，《續修澎湖縣志。卷十三文化志》，澎湖縣政府，澎湖。
- 27.許雪姬總編纂；許雪姬編纂，2005，《續修澎湖縣志。卷十四人物志》，澎湖縣政府，澎湖。



- 28.鄭昭明，2006，〈澎湖天后宮的建築〉，《開臺澎湖天后宮志》，p.174~202，澎湖。
- 29.王文良，2006，〈澎湖天后宮的裝飾藝術〉，《開臺澎湖天后宮志》，p.203~244，澎湖。
- 30.談宜芳，2007，〈澎湖傳統建築彩畫之特殊性〉，《澎湖研究第六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p.173~192，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澎湖。
- 31.王文良，2010，〈澎湖的宮廟鑿花木雕發展概述〉，《第四屆台灣・浙江文化節浙台民俗文化澎湖大講堂論文集》，p.126~143，浙江省文化交流促進會，澎湖地區兩岸交流協會，浙江。

## 評論

### 朱錫甘（水林師） —澎湖宮廟裝飾藝術的大師

發表人：王文良

評論人：江館長

#### 評論內容：

1. 王老師在論文中做了許多考究與調查，要釐清朱錫甘與水林師之間的關係，如果這推論是正確的，那麼希望王老師可以多花一些時間在天后宮的彩繪上釐清畫作，釐清描金畫跟朱錫甘作品間的關係，這部份沒有很清楚的答案。
2. 有時宮廟的研究，觀察者與實際匠師之間需要更多的爬梳分析來釐清彼此的認知。
3. 論文中引用大量學者的資料，最先的論述中很細心地整理這些資料，而這些結果希望可以在畫面上呈現，例如像落款，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特別是描金畫在台灣、澎湖、金門等地不同工法的表現，從天后宮畫作中的背景及構圖等去尋找更多的線索來證明論文內容的推論。
4. 這篇論文想討論表現的太多，以致於沒有節約其篇幅，這點可以再作修正。

#### 與會者發問

##### 一、王永樂：

1. 背景色紫色粉彩，強調文字使用粉紅或紅色，使文字反差效果不佳。
2. 文字過小、適量放大。
3. 圖片部分有反光或過黑現象。



## 二、林會承老師：

1. 文中稱朱錫甘、朱欽、黃文華三人均兼做鑿花及彩畫；這點與台灣本島的情形相當不同是否補充說明
2. 台灣描金畫另有邱玉波，一位來自潮州的名匠，朱錫甘是否可能向潮州師傅學藝？
3. 有沒有朱欽的資料

## 王文良老師回應：

1. 謝謝江老師的評論與指導，由於朱錫甘彩繪和描金畫形式上有一定的模式和水準，只在署名的差異變化，當幾個名字間的關係經過釐清，長期被誤會的問題便解開。水林師與朱錫甘確認為同一人，是本文的重點，雖然木雕鑿花作品沒有名款，但經過澎湖、台灣與福建東山三地的田調訪談，加上作品仍在，仍可資比對，還原了朱錫甘真正的身世，應是確認無疑的！至於後續作品的研究，仍有待進一步持續的努力，限於時間和篇幅，本文是無法再深入了。
2. 現場報告的簡報檔，由於想說明的太多，所以文字偏小，文字顏色的使用上，也未慮及現場光源的干擾，加上部份油煙熏黑的畫作無法清晰的呈現，都是十分抱歉的，未來個人會注意，並力求改進，謝謝指教！
3. 也許早期工作量的問題，加上師傅們個人的期待和修為，跨足彩繪和鑿花木雕兩區塊，在澎湖是有多例的。擅長彩繪和畫門神的黃友謙師傅，60多年前初入宮廟習藝，便是與父親黃文華學鑿花木雕，再及彩繪，直到民國40年代澎湖宮廟再度大肆興修，他們父子才專事彩繪。澎湖在地的鄭氏家族系統，早年也是兼作鑿花木雕與彩繪的！不過，如朱錫甘這般兩者都傑出者，算是少有的吧！



4. 朱錫甘的師傅是何許人？目前仍未訪得。據說40多年前，文華師健在時曾提及，可惜當時沒有記錄，因此也無法確定，但以識者指出他與客家師傅不和的說法看來，潮州籍客家師傅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不過這也仍待進一步的證據來理清，個人也很好奇。另外，朱錫甘與邱玉波的兒子邱鎮邦屬同時期的師傅，不過並無往來的記錄。
5. 朱欽師傅與黃文華師傅做完澎湖天后宮後，便留在澎湖發展，且一直搭檔參與澎湖宮廟的工程，也將妻子接來澎湖，並收徒傳藝。